

南方洪灾： 救援“前所未有”的艰难，社会关注度不高

“

6月以来，南方多地极端天气频发，近30个省份受到洪涝灾害影响。

经梳理发现，针对此次洪涝灾害，除了专业的救援队伍，包括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壹基金在内的多家公益组织和民间志愿者团队第一时间启动了救灾响应机制，展开救援行动。采访中，多位参与救援工作的志愿者表示，此次洪水受灾面积广，社会动员力度不够，救援工作“前所未有”的艰难。

一天 300 个求救电话

6月6日，广西桂林连续发布暴雨预警的第5天。从早上6点开始，桂林蓝天救援队尾号9958的求救电话就没消停过，队长莫日华一天接了近300个求救电话。

作为一支专业的民间救援团队，桂林蓝天救援队参与的灾害性救援工作难以计数。6月初，桂林当地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预警，其中不乏特大暴雨、强降雨量等警示信息。此时广西已进入主汛期前半段，过载的雨水量会在城区形成内涝。按照过往经验判断，莫日华和队友一致认为，“这段时间可能会有比较大的洪水”。队里随即进入备勤状态，准备好救援设备、对讲机及充足的食物补给等。

电话那头，求救者持续呼叫，从桂林城区到阳朔县城，大多关于人员转移。6月6日上午10点至下午3点，暴雨如注，四层居民楼被洪水淹没了一层半，水位持续上涨，求救信息从“我家被淹了，把我带出去”变成“已经快淹到顶楼，救命”。

莫日华紧急调用了14条皮筏艇，派出45名队员前往救援地。尽管往年汛期莫日华和队友

也要参与洪水救援工作，但今年让他感觉有些特殊，“洪水和暴雨同步来，城区一下子就被淹没了”。近7年的救援经验中，此次的洪水量级是他从未遇到过的。

6月7日凌晨，阳朔城区开始断水断电。早上8点，被困在酒店的年轻父母请求救援队前来救救自己的孩子。因停水停电，三个月大的婴儿已有数小时没有进食，饿得不停啼哭。酒店门前水深一米多，两名队员只能口水进入，将婴儿合力托举至肩膀带出酒店。

强降雨也给救援带来了难度。对于旅游城市阳朔来说，酒店多临街而建，一整栋楼的民宿被洪水堵住了出口，淹没了近两层楼房的高度，救援队难以靠近。莫日华和队友只能就近转移，与受困的群众保持通讯联络，传递应急举措。

救援力度普遍薄弱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救灾赈济项目中心殷涛最早收到的求救信号来自江西。6月8日，江西省红十字会发来求助函件。其中提到，从6月2日至7日，江西全省10个区、64个县均遭受洪涝灾害，受灾群众超59万人，请求支援。殷涛和同事评估灾情后，向江西支



重庆巫溪，洪水导致多条道路被冲毁

援了1000个“赈济家庭箱”。

他说，6月以来已有江西、重庆两地分别因洪涝灾害向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发出物资求援。由于北京疫情防控仍未解除，殷涛和同事离京受限，只能根据发来的求助函件对受灾地进行援助。多地参与灾情救援工作的志愿者告诉记者，此次洪水灾害面积广，救援物资也难以覆盖周全。

广西心香公益社工服务中心的李冬靖在灾情勘测时发现，距离旅游景区阳朔40余公里的荔浦市也遭受了大面积水灾，当地连续断水断电近4天。“物资严重短缺，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也很难满足。”李冬靖告诉记者，当地通讯受限、道路受损、求救信息难以发出，除了个别社工机构和爱心协会，基本没有其他外来支援。

李冬靖说，因受灾地多，且筹集资源困难，中国扶贫基金会能够筹集到的资源非常有限，难以覆盖需求量，只能和其他省份均分，这才得以给荔浦申请了500个。

20天仅筹款2000元

捐款数量更能直观反映救援力度。

6月12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在网上发起公开募捐，募集“赈济家庭箱”及其他救援物资。基金会救灾赈济项目中心殷涛坦言，此次募集情况并不理想——链接上线20天，筹款金额仅2000多元，与目标金额60万元相差甚远。

在殷涛的印象里，以往洪水季会针对某一受灾省份发起筹款，2000个“赈济家庭箱”、60万的目标额大多都能筹满，即使筹不满至少也能过半，“像这次进账不多的情况，确实少见。”

无独有偶。壹基金救灾备灾部项目主任刘园月表示，此次灾情发生后，壹基金第一时间启动了响应机制，平台联合救灾伙伴在广西、贵州、广东、重庆、湖南、湖北等7省份开展了27次救灾行动，并同步在轻松公益、水滴公益、腾讯公益等多家互联网筹

款平台上线筹款项目。但从各平台捐赠情况看，无论是话题传播度还是募集金额，公众整体参与度不高。刘园月分析，公众参与捐赠的意愿直接受到外界对相关事件关注程度的影响。

一位业内人士透露，网络筹款平台的推广机制也会直接影响公众参与募捐的热情。以往机构需自筹总金额的20%才上平台推广位，如果不上推广位，大家甚至难以看到相关链接，筹款力度会大打折扣。

除去平台推广力度的因素，殷涛认为，2020年年初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经用去了社会大部分的捐赠热情和财力，因为疫情，大家的经济能力都受到一定影响，自筹20%的部分也不容易达成。

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防洪减灾研究所原所长程晓陶分析，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占据了大家的注意力，加上疫情后半段，各地忙于恢复经济、做疫情防控收尾工作，很难分散精力来关注洪水救援工作。

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看来，此次受灾地区比较分散，公益组织在发起募捐时，很难聚焦到一个地方，公众很难选择到底支援哪个地方。这也导致公益组织募款时社会关注度不够，社会力量难以动员起来。

他同时表示，在救援过程中，社会组织要积极与当地政府部门合作。之后若灾情加重，在应对时政府和社会组织需要有明确的职能划分，以提高救援效率。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救灾赈济项目中心殷涛建议，参与救援的社会组织可以提前到当地政府部门报备，说明物资存量、救援特长等，将整支队伍纳入到政府的统筹，便于统一调配，避免旱涝不均。（据《中国慈善家》）

(上接 10 版)

这些天，周文随身带着公文包出门，包裹装着灾害核实单据、申请的文件。各地的公益伙伴到受灾现场查看，拍照、传视频，他可以迅速填写申请。“救灾贵在行动速度”。

参与有限

但面对灾情，公益组织常常也会觉得无力。

菠萝救援队有队员在结束救援后往往会产生焦虑、恐慌的情绪，脑子里会重现种种救灾画面。

而重庆市万州区青年助学志愿者协会滕长波在灾后调研中了解到，村民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6月11日，重庆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三级响应。次日，滕长波进山调研，路遇一家受灾的养兔场。

建场的年轻人刚从浙江返乡，家里还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一场洪水，冲走了花了十余万元建的厂房和290多只兔子。滕长波到访时，厂主的父母满心委屈，“老人家哭得厉害，但是一直强调会再建，会再建。”滕长波说。

滕长波只能将这样的场面如实记录，却不能提供更多的资助，他感到，公益组织救灾仍是集中在紧急救援及短期救助方面，“长期的经济恢复需要依赖当地政府和政策支持”。

中国扶贫基金会灾害救援

与项目管理部主任朱一存则面对另一个问题——为救灾筹的款项，今年很难筹。中国扶贫基金会在6月7日阳朔水灾后，于腾讯公益平台上线“南方水灾救援”项目，向公众筹款。依照往年经验，每年水灾筹款的公众募款预计达到600万左右，但该项目上线29天后，仅筹款29万元，不到筹款目标的三分之一。“这是往年不可想象的。”朱一存说。

这并非孤例，据报道，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在网上发起的“赈济家庭箱”项目上线2天，仅筹款2000多元，与目标金额60万元相去甚远。壹基金救灾备灾部项目主任刘园月也在报道中表示，“社会关注度不高”。公益类

垂直媒体称之为公益机构筹款额的“断崖式”下滑。

筹款难原因种种，但筹款的缺口直接让救援资源有所限制。朱一存说，桂林洪灾后，他们第一时间提供了粮油等保障物资。

理想中，中小型灾害后，是极佳的减防灾教育及恢复重建的介入机会，例如在灾后建设减防灾教室，设计社区减防灾项目等，或者帮助当地修建小型水渠，修复桥梁。但现在，朱一存坦言“我们参与是比较浅的”。

参加救灾多年，周文深知“洪灾的影响是持久的”。

6月28日，他到遭遇洪灾的荆门市钟祥市的几个乡镇调研灾情。其中有一个村子位于泄洪区，洪水来临前，村两委早已

将所有人员转移，无一人伤亡，可是，田里的稻子，大棚里的蔬菜，都在洪水里泡着。村民向周文抱怨，家里的电视机、冰箱、洗衣机这些电器都泡坏了。

周文有些发愁，疫情期间，村里的年轻人被滞留在家，迟迟未能复工，刚刚出门找到工作，又遇到家里的农田被冲毁，蔬菜大棚倒了，他觉得对村里人以及外出年轻人带来了心理打击，“就会恹恹的，很闷”。

周文告诉记者，接下来，村两委、各级政府要忙着抢修道路，恢复水电，修通桥梁等各种设施，做更长远的灾后重建。他相信，参与灾后重建的救援队伍将“与政府互补”，救灾能够延续。（据《南方周末》）